

宋集珍本叢刊

第五十九册

任繼愈署簽



綫裝書局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系列

宋集珍本叢刊

第五十九冊

任繼愈署簽



綏裝書局

中國·北京二〇〇四年

第五十九冊目錄

晦菴先生文集(尊)	朱熹		一	
朱文公大同集	元刻本	朱熹		四九一
倪石陵書	傳增湘校訂宜秋館刻本	倪朴		五二七
于湖居士文集	清影宋鈔本	張孝祥		五五一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八

記

百丈山記

登百丈山三里許右俯絕壑左控垂崖疊石爲磴十餘級乃得度山之勝蓋自此始循磴而東即得小澗石梁跨於其上皆蒼藤古木雖盛夏亭午無暑氣水皆清澈自高淙下其聲濺濺然度石梁循崖曲折而上得山門小屋三間不能容十許人然前瞰澗水後臨石池風來兩峽間終日不絕門內跨池又爲石梁度之北躡石梯數級入菴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宋集珍
本叢刊

老屋數間卑痺迫隘無足觀獨其西閣爲勝水自西谷循石罅奔射出閣下南望東谷水並注池中自池而出乃爲前所謂小澗者閣據其上流當水石峻激相搏處最爲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卧其上則枕席之下終夕潺湲久而益悲爲可愛耳出山門而東十許步得石臺下臨峭岸深昧陰絕於林薄間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巖穴瀉湧而出投空下數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璨奪目不可正視臺當山西南缺前揖蘆山一峯獨秀出而數百里間峯巒高下亦皆歷歷在眼目

薄西山餘光橫照紫翠重疊不可殫數旦起下視

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中者皆

若飛浮來往或湧或沒頃刻萬變臺東徑斷鄉人

鑿石容磴以度而作神祠於其東水旱禱焉畏險

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觀者至是則亦窮矣余與

劉充父平父呂叔敬表弟徐周廣潛之既皆賦詩

以紀其勝余又欲次其詳如此而最其可觀者石

磴小澗山門石梁西閣瀑布也因各別爲小記

識其處呈同游諸君又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

月日記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宋集珍
本叢刊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巔處地最高而羣峯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爲一區雖當晴晝白雲坐入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真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子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勝曰晦菴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聲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飽氣爽與入境隔異故勝之曰南澗以識遊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互

水皆自高瀾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訖匿側出層累相承數紐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橫注其中亦皆噴瀉瀧灑可觀行里餘倏入蒼翳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跋而息澗西危石側立蔽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激射於澗中特爲幽麗下曲折十數騰蹙沸涌西抵橫石如鰕鰲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爲小亭臨之取陸士衡招隱詩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爲亭以登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三

宋集珍本叢刊

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澗中諸懸水爲最長當其委跳揭而度回視所歷羣山皆撫其頂獨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豺子巖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然右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而視之矣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爲關以限內外兩翼爲軒窓可坐可卧以息遊者外植叢篁幽疏蓮沼梁木跨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于中阜沼上田數畝其東

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壑磨石池山檻藥圃井泉東窰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菴也山楹前直兩峯峭聳傑立下瞰石池東起層巘其脊可耕者數十畝窰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爲小山植以椿桂蘭蕙悄椿岑蔚南峯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爲擬其左亦皆茂樹脩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四

宋集珍本叢刊

峯欲作亭以望度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隱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不容置屋復作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即谷口小山其上小平田畝即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巖彩徑西入西崦西崦有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竝耕其間曰西窰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峯西垂相齧而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抱珠壁兩原之水合於其前出爲南澗東窰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坡東北行攀危石履

側行行舉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絕頂平處步丈餘四顧自巖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峯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霧昏且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相西嶽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爲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彼爲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頂北下有魏林橫帶半巖木氣辛烈可已疢疾疑即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滴水成坎大如栝椀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爲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嶺峯皆古木彌覆巖

卉蒙絡最爲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聞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峯下石崖隴下水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別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此兩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皆未暇往觀自東嶂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巖下瞰絕壑古木叢生樛枝橫出是爲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且瘠棄不耕皆以貲僕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葺費勢若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

北橫出以其脊爲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巽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兼官樓道學練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察即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交多烈風飛雲所霑器用衣巾皆濕如沐非志完神王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援蘿葛崎嶇數里非雅意林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它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

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粗畢即斷家事減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并爲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楹所面雙峯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亦孤絕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凡耕且食於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往往淳質清淨能勞

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久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而不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淳熙乙未秋七月既望晦翁書

名堂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聞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七

宋集珍
本叢刊

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沒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閭閻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勝其所居之聽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又每自病其下急害道尉尤溪時嘗取古人佩韋之義勝其聽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爲之銘官署中更盜火無復遺跡近歲熹之友石君

子重知縣事始復勝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來熹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躁進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於寢以自鞭策且示子孫蓋聽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寢陟降在茲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堂者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晬數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八

宋集珍
本叢刊

公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熹惟不能踐修服行是以顛沛今乃以是名堂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晦而自今以始請得復從事於斯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書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脩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

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善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屈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叙所以名夫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於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詔云

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

資政殿大學士建安劉公某居中建康之明年春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九

宋集珍
本叢刊

某月始立明道先生之祠于學而以言是新安之婺源抵熹曰吾少讀程氏書則已知先生之道學德行實繼孔孟不傳之統顧學之雖不能至而心鄉往之及來此邦屬邑有上元者先生少日官遊廬也考之書記均田塞堤及民之政爲多牘龍折卒教民之意亦備然問諸故老以稽其實則兵革變故之餘風聲氣俗蓋已無復有傳者矣始至慨然歎曰欲奉祠以致吾意使此邦之爲士者有以興其學爲吏者有以法於其治爲民者有以不忘其德不幸歲適大侵救饑之事方急於今乃成

其志以吾子之嘗誦其詩而讀其書也故願讀文以記之既而府學教授孫君某沈君某亦以書來申致公意且具道公始之所以焦勞而未及與今之所以暇豫而得爲者其語詳焉熹發書喟然仰而嘆曰尊賢尚德公之志則美矣既富而教公之政則得矣屬筆於我公之意則勤矣雖然先生之學自其大者而言之則其所謂考諸前聖而不謬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者蓋不待言而喻自其小者而言之則上元之政於先生之遠者大者又懼其未足以稱揚也吾何言哉於是伏而思之先生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十

宋集珍
本叢刊

之學固高且遠矣然其教人之法須循有序而嘗痛之學者捨近求遠處下窺高所以雖一自大而卒無得焉則世之徒悅其大者有所不察也上元之政誠若狹而近矣然其言有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其中之所存者又烏得以大小而議之哉區區不敏竊願以是爲公之命庶幾於公之志先生之學兩有補焉又准公之忠言大慮既已效於朝廷今雖在外而其所以教舊弭惠者又如此其汲汲也則於先生之所存必有深感而默契于中者矣其祠之也豈獨以致其

黃賢尚德之意使民不忘而已哉若夫推公之志而以先生之所以教者教其人使之從事於爲己愛人之實而無虛言躁等之弊是則孫沈二君之任也歟二君勉旃喜於是其有望焉耳矣淳熙三年夏四月丙申新安朱熹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十一

宋集珍
本集刊

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綱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作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六經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之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終日無所事而忽然知之兀然待之者也故傳記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造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十二

宋集珍
本集刊

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騁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學官講堂之上有重屋焉勝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蕭田林侯處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太帝石經今上神筆以填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庋其上俾隸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喜故邑人也而客於閩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嘆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熹盡記其事且曰比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一言以曉之哉熹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辱命顧父兄子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爲記云淳熙三年丙申夏

六月甲戌朔旦邑人朱熹記

衢州江山縣學記

建安熊君可量爲衢之江山尉始至以故事見于先聖先師之廟視其屋皆壞漏弗文而禮殿爲尤甚因問其學校之政則廢墜不脩又已數十年矣於是俯仰歎息退而以告於其長湯君悅請得任其事而一新焉湯君以爲然予錢五萬曰以是經其始熊君則徧以語于邑人之官學者久之乃得錢五十萬遂以今年正月癸丑始事首作大成之殿踰月訖功棟宇崇麗貌象顯嚴位序丹青應圖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十三

宋集珍
本叢刊

同也

合禮熊君既以復于其長合羣更率諸生而釋菜焉則又振其餘財以究厥事列置門棘扁以奎文生師之舍亦葺其舊於是熊君乃復揖諸生而進之使程其業以相次第官居廩食弦誦以時邑人有識者皆嗟嘆之以爲尉本以逐捕盜賊爲官苟食焉而不曠其事則亦足矣廟學興廢豈其課之所急哉而熊君乃能及是是其志與材爲如何耶熹時適以事過邑聞其言則以語熊君曰吾子之爲是後則善矣而子之所以爲教則吾所不得而抑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

爲人二者之分實人特風俗盛衰厚薄之所繫爲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顧予不足以議此子之邑故有儒先曰徐公誠叟者受業程氏之門人學與行高講道于家弟子自遠而至者常以百數其去今未遠也吾意大山長谷之中隘巷窮閭之下必有獨得其傳而深藏不市者爲我訪而問焉則必有以審乎此而知所以爲教之方矣熊君謝曰走則敬聞命矣然此意也不可使是邑之人無傳焉願卒請文以識茲役而并列之庶不得而辭也因悉記其事且書說如此俾刻焉旣以勵熊君且以視其徒又以告凡後之爲師子而食于此者使知所以自擇云爾淳熙三年秋七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十四

宋集珍
本叢刊

拙齋記

臨川太守趙侯景明視事之明年政通人和郡以無事暇日相便坐之北循廡而西入叢竹間得前人所爲秋聲齋者老屋數椽人跡罕至而其傾欹痺狹又特甚意欣然樂之因稍易其腐敗撓折之尤者而日居焉間獨仰而歎曰是室之陋非予之拙則孰宜居之哉乃更題其榜曰拙齋而以書走

武夷謁子記曰吾之拙甚懼不足以爲理吾子因是而予之一言庶乎其有以自警也方是之時子蓋未始得遊於趙侯也然其直諒之操多聞之美則聞有日矣及其爲政於此邦也奉法遵職不作聰明而吏畏民安竟內稱治則又聞之而加鄉往焉今也乃於其言而得其志如此則鄉之所聞者於侯抑餘事也誠竊樂聞其說且復自念若子之鄙樸頑頓蓋有甚於侯者則亦仰而歎曰趙侯所以名其齋者爲足以見其志矣然而非子之拙則亦孰宜記之哉抑嘗聞之天下之事不可勝窮其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十五

宋集珍
本叢刊

理則一而已矣君子之學所以窮是理而守之也其窮之也欲其通於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蓋無所用其巧智之私而唯理之從極其言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亦拙而已矣趙侯之學蓋將進此然其所以託名者則已卑矣且猶不輕自信而必求所以警其心焉則其志爲如何哉若子之拙乃其材之不足而何足以語此顧輒自予爲足以記侯之齋者視侯之爲愧亦甚矣雖欲善其辭說其又何以爲觀省之助乎然侯之所以見屬有不可虛

皆姑亦書此以致予之意焉淳熙丙申冬十月申朔新安朱熹記

復齋記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爲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夫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固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大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十六

宋集珍
本叢刊

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爲德之本者其不以此與吾友黃君仲本以復名齋而謁於予曰願得吾子之言以書于壁庶乎其有以目在之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以名之意仲本則語予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於其說者則以告而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

朱孰是以充之不問往者不循其本顧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乃反牽於外而益眩於其內今也既掃一室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悉其溫清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庶乎真積力久而於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爲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子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予之所聞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曰僕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十七

宋集珍
本叢刊

警夫空言外徇之敝而豈敢有所愛於子之求哉抑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願書此言以記於壁且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予亦庶乎其又有以自新也淳熙丙申冬十月戊寅

熹記

江州重建瀛溪先生書堂記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闕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十八

宋集珍
本叢刊

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瀛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于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

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是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春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流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嘉記之喜愚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十九

宋集珍
本叢刊

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其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也云爾四年丁酉春二月丙子記

靜江府學記

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國家之國大小有

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彛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又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于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二十

宋集珍
本叢刊

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効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閱其如此親屈轅路臨幸學官發詔諸生厲之以爲君子之儒而無恭乎人爵者德意既甚美矣而靜江守臣廣漢張侯試適以斯時

一新其府之學亦既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於武夷山間謁熹文以記之顧非其人欲謝不敢而惟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龐西李侯昌燮始立於牙城之西北其後又徙于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痺瘳辭爲病有宋乾道三年知府事延平張侯維乃微而遷于始安故郡之墟蓋其地自郡廢而爲浮屠之室者三始議易置而部使者有惑異教持不可者既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亟徙焉以故規模偏陋復易摧圯至于今侯然後乃得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二十一

宋集珍
本叢刊

并斥左右佛舍置它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閣崇邃堂序廣深生師之舍環列廡外耽耽翼翼不侈不陋於其爲諸侯之學所以布宣天子之命教者其實宜稱熹於是喟然起而歎曰夫遠非鬼崇本教以侈前人之功侯之爲是則既可書已抑熹聞之侯之所以教於是者莫非明義反本以遵先王黻學之遺意而欲使其學者皆知所以不慕人爵爲君子儒如明詔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盛爲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出者爲詳而并書其本末如此以告來者侯

孚敬夫丞相魏忠獻公之嗣子其學近推程氏以達於孔孟治已教人一以居敬爲主明理爲先嘗以左司副郎侍講禁中既而出臨此邦以幸遠民其論說政教皆有明灑然則士之學於是者亦可謂得師矣其亦無疑於侯之所以教者而相與盡其心哉淳熙四年冬十有一月己未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永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于講堂之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二十二

宋集珍
本叢刊

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壹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此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

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講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二十三

宋集珍
本叢刊

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揆之爲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荊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雋者略如揆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杓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白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偏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莫

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既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備窮極可謂盛矣而摠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傳相授授各有家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二十四

宋集珍
本叢刊

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櫝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

於身猶不免爲書肆況其所謂又非聖賢之言哉
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
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
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爲恨今知縣事會稽姚侯某
始斥掌事者之餘金鬻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訓
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世儒所誦科
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間諸生既得賢之書
而讀之又相與講於侯之意而知所興起也來謁
予文以記之予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喜矣
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者亦當得書也抑予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二十五 宋集珍本叢刊

建寧府建陽縣學四賢堂記

故國子祭酒九江蕭公之敏字敏中隆興間以選
來知建陽縣事廉靜易直不務爲赫赫名人便安
之嘗問邑之先賢而得三御史焉曰陳公洙師道
曰陳公師錫伯脩曰游公酢定夫皆以學行風節

有聞於時心獨慨然慕之乃爲之肖像立祠於學
傍曰三賢而率邑之學士大夫以及諸生子弟相
與肄而求莫焉邑人熊君克實記其事今刻在而
置之已既公去而仕於朝不數年亦爲御史實
三君子之跡而其忠言至計所以開上心拯時弊
別白是非邪正使爲善者有所怙爲惡者有所懼
其功又不在三君子之下也出使江東未幾上思
其言復召以爲國子祭酒因事獻言鯁切不少寔
又使湖南以卒卒時貧甚乃至無以爲家於是士
大夫相與益高其節而建陽之人亦皆咨嗟感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二十六

宋集珍本叢刊

以爲吾蕭令尹之賢真可以追配三君子者無慚
也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聞之數曰吾於蕭公雖不
及識其面然聞其名而鄉往之久矣今辱爲邑長
於斯而繼其躅又問邑人之所以稱誦之者如此
其何以致吾之意而慰邑人之思哉於是復肖公
象以合食於三君子而更其榜曰四賢既成莫之
如公祠三賢故事諸生與執事者退皆喟然太息
相勉以節義曰異時出身事主無或爲媿阿容悅
以愧乎四賢者而召令侯之教也謂予於蕭公有
一日之故來請文記之予不得辭乃具書其本末

如此因以警諸君使毋忘今日之志又以告來者使相與歎慕興起於無窮也然侯名其其興慕聚書以教學者之意已見於予又矣今爲此祠其意尤非苟然者後之君子亦可以觀政於斯焉淳熙己亥二月己酉新安朱熹記

記遊南康廬山

晦翁與程正思丁復之黃直卿俱來覽觀江山之勝樂之忘歸時淳熙己亥重午日翁子在甥魏侍行

濂溪先生事實記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二十七

宋集珍
本叢刊

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明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眾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舍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旣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

晦菴先生文集

卷七十八

二十八

宋集珍
本叢刊

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隱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守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吾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三先生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達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辦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唯以抵罪爲憂竇以汗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